

責任編輯：李 淩

「平通街」也隨之逝去不留痕，亦難三言兩語說清。可以預言，殘奧過後，「馬術」也許會在空中劃出一個圈字。那幾縷輕煙在香港，沒有根、沒有心，其貴族興味，也與入場賭馬咬煙叫賈的市井賭徒完全兩回事。香港人從來只愛賭非愛馬，更遑論馬術。動輒上千萬一匹競賽馬，究竟也是比拼技術，還是比拼錢財，也難言說清。

在現今這個世界裡，商人不能不靠廣告來推銷自己的東西，一般市民也不能不依靠廣告來選擇「心頭好」。這世界的東西那麼多，誰也不能一眼看清，既然沒有耐心和精力去逐家比較，只好求助於廣告。難怪廣告業那麼興旺！商人寧願出錢賣廣告，因為其實毛牛出在羊身上，廣告費當然不菲，但既然有人替你分擔，生意又可以越做越好，試問商家們能不見獵心喜麼？這世界很現實，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幹，廣告既然可以讓生意滾滾來，何樂而不爲？

現在一般市民已經習慣依賴廣告，讓廣告成為盲公竹，但消費者是不應完全信賴廣告的，因為有的廣告是有水分的，你全然相信，那無異於問道於盲。當然好些廣告為了吸引更多的顧客，盡量誇大產品優點，缺點嘛，不提也罷。這也可以理解，誰會給自己的產品倒米？古時做生意講究童叟無欺，現在已幾乎變成奇聞。

一向以「平通街」作宣傳的兩大超級市場，最近遭消費者委員會點名，原來它們的貨品售價比小型零售店還昂貴，其中一種牌子的茄汁的差價竟達八成，怎不叫人大吃一驚？

因為「平通街」的宣傳已深入人心，一旦驚覺自己一直糊裡糊塗做了茂利，不氣憤才怪！尤其在通脹壓力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想省錢反而買貴貨，只能頻呼天理何在？所以，廣告方便，但不可盡信。全信廣告，不如沒有廣告。



校園

校園孩子眼

閱聞新天地

給劉翔哥哥的一封信

廣州小北路小學 五年級 曾穎婷

劉翔哥哥：

您好！奧運會是所有運動員展現特長的賽場；是所有運動員目標前進的時候；是所有運動員實現夢想的時刻！

還記得在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雅典奧運會期間，我們一家坐在電視機前觀看奧運會，當男子一百一十米跨欄決賽槍聲響起時，您「飛」了起來，我們都屏息凝視，您像一道閃電，像一隻展翅飛翔的鷹，我們的心情多麼激動啊！您會獲得十二秒九一這個驚人的成績，這是中國男選手在奧運會上奪得的第一枚田徑金牌！因此，您的名字——劉翔在全世界揚名！在二〇〇六年瑞士洛桑田徑超級大獎賽男子一百一十米欄比賽中，您以十二秒八八的成績打破了沉睡十三年之久、由英國名將科林·傑克遜創造的十二秒九一的世界紀錄！

可是，就在幾個月前，您創造的男子一百一十米欄十二秒

這一夜在AMIGO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四年級 符致尚

昨天晚上夜色寧靜，慢慢地下雨，四道影子在街道上延伸，那是我們

正前往法國餐廳AMIGO一進門，香味撲面而來，洋溢着法國風味，麵包上塗着特製牛油

讓我胃口大開

法國洋葱湯
讓我迫不及待
加上芝士粉

味道無法用筆形容

用雪葩清理口中味道

讓味蕾恢復新鮮敏感

媽媽說

這樣更能享受下一道美味

似乎是人間桃源

音樂聲從這裡奏起

那優美的音調

就像我吃的羊扒一樣可口

甜品終於來了

我點了草莓溶芒果

留在口中的香甜

讓今天的餐廳之旅

回味無窮

老地方

香港真光書院 中七 譚嘉愉

我家就在元朗的水尾村，這裡附近有個很出名的樹屋。據說這樹已度過了逾百年的歲月。這棵巨大的細葉榕，它的根纏繞着一間石屋。既是樹，也是屋，奇特得很。自古屋開始荒廢後，大概受上天憐恤，旁邊長出了一棵榕樹，支幹盤繞，氣根橫生，漸漸把屋包围起來，甚至將其吞併，最終形成「樹屋合一」的獨特形態。這個樹屋的典故是爸爸告訴我的。

我最愛的人就是爸爸。很小的時候，我已知道爸爸是我最重要的人，是我的守護神，也是我的避難所；每次只要有事，第一個趕來我身邊的人就是他；闖了禍，第一個找我的人也是他。所以我早就領悟到，我可以失去一切，就是不能沒有爸爸。

第一次認識這古怪的樹屋，是爸爸帶我來的。

樹睡在日光底，樹影在地上婆娑。爸爸抱着我，說要一起欣賞樹的美態。可是，這古樹對我來說卻很恐怖，那些活像八爪魚的枝幹，把屋子吞噬得支離破碎。

翌年，媽媽誕下了弟弟，這也是我和媽媽之間爭吵不休的開端。媽媽很可惡，常把注意力放在弟弟身上，忽略了我

，所以我便常常與她賭氣、作對。

弟弟一歲時開始學走路，看着他快要跌到的蠢樣子，不亦樂乎。突然，他真的失去平衡趴在地上，哇哇大哭起來。我稍有猶豫，準備去扶起他時，媽媽已劈頭大罵：「你是不是姐姐？看見弟弟跌倒也不抱起？」

只慢了一點就被媽媽罵成一個冷血鬼，我火氣即時上升：「對！我就是要跌死他，不可以嗎？」

我和媽媽就是常常爲了這些雞毛蒜皮到用顯微鏡也看不到的小事而吵鬧。不過還好，爸爸總是會維護我，不管任何時候。可能爸爸覺得我是暴躁的小孩，於是便偶爾帶我來到樹屋散心，嘗試用大自然來平息我心中的不滿。

那天，榕樹沐浴在夕陽中，我們父女倆坐在樹下談天。爸爸問：「帶你來這裏也好幾次了，有沒有感覺到榕樹像朋友在歡迎你？」我搖頭，看着感性得帶點傻氣的爸爸。「其實你只要靜下心，就會感覺到它在對你笑。」他捉起我的手，摸着爬滿皺紋的樹幹，要我用心感受。樹幹的坑紋凹凸不平，粗糙的表面，搔癢我的手掌，感覺麻麻的，心卻暖暖的。

爸爸告訴我：「這裡是我兒時的老地方，最喜歡爬上樹屋玩耍，遠眺四周的風景，什麼煩惱事都可以拋諸腦後。你以後心情不好時，也可以找老榕樹。」

從此，遇到不開心、從媽媽那受了委屈的時候，我就會來到這裡，倚在古樹旁。風吹樹梢沙沙的像在安慰我：不要爲壞媽媽生氣。每一次，當天快入黑時，爸爸總會出現，從榕樹的懷抱中接我回家。漸漸地，這樹屋便成爲我和爸爸的

家。

作
者
那
是
誰
的
詩
？

瘦弱的蘇菲其後暈倒了，醒來躺在床上，是一位名叫彌敦（Nathan）的生物學家救了她，給她買來了大葱、番茄，他說，這些蔬菜含豐富鐵質，可以讓蘇菲蒼白的臉恢復血色。艾米莉·狄瑾蓀的詩集《生物學家》就藏在蘇菲的病榻旁，翻開詩集，給蘇菲朗讀了一首，第一句是

A simple make this bed.

蘇菲（Mary Steep）飾演的波蘭移民蘇菲問同學：

「那是誰的詩？」同學答道：「Emily Dickinson。」瘦得像個稻草人的蘇菲跑到圖書館，用不純正的英語對管理員說：「我想借一本Emily Dickens的詩集。她是十九世紀的美國女詩人，她補充說。管員答得極慢：「你可以到那邊按目錄尋找，但你可能永遠找不到，因爲沒有個叫Emily Dickens的英國詩人，只有一位名叫Charles Dickens的英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